

第九

佛祖綱目

三十八

三十九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寄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太郎氏

C40-457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築塔院庶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白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八

結字號

甲子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起金皇統四年巳巳金改天德貞元癸酉金改乾元丙子

辛巳金大定元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乙酉改乾道甲午改淳熙丙酉

庚戌光宗紹熙元年乙卯改慶元丁巳金改承安辛酉

癸亥宋寧宗嘉泰三年止

子清甲子了禪師住補陀

清了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年十八
得度習經論領大意出蜀叅丹霞子淳淳問如何是
空劫以前自己了擬對淳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
孟峯豁然契悟歸白淳淳掌曰將謂你知有了便禮

拜淳翼日上堂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
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了直前曰和尚今日瞞某甲
不得也淳曰你試舉我今日底看了良久淳曰將謂
你瞥地了拂袖便出出世住長蘆未幾卓菴補陀

乙道行禪師住烏巨

佛眼達法嗣
臨濟十二世

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得度游方叅清遠聞舉玄
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普照有一老僧每日誦大悲
咒三百遍諸經咒亦然至夜又禮佛三百拜行見其
波波劫劫不開一日謂之曰何不一切放下答曰纔
放下便開過行曰你若放下却不開過因語衆曰此

皆信力未克所以尋常向兄弟道不要上他機境如
何謂之機境佛謂之機境法謂之機境而況文章一
切雜事乎若守閑閑地自然虛而靈寂而妙如水上
葫蘆子蕩蕩地無拘無絆撥着便動捺着便轉真得
大自在也紹興乙丑住衢州烏巨嘗與淨無染書曰
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
裏底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內有撐天拄地人竊疑
傳錄之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
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
事耶因此亦嘗頌之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

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三界華一日
侍卽曾開待制程智道舉東坡呈照覺偈問行曰此
老見處何如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開曰師能
爲料理否行卽對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
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行後示寂以後
事委弟子教授汪喬年示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
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裏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跣趺而逝闍維
五色舍利烟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 守仁號且菴
上虞人叅道行一日聞行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

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
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倒身
作避箭勢忽然省悟後住長蘆學士呂正己嘗問仁
曰衣裏藏珠是甚麼人仁起抖擻曰一物也無正己
唯唯仁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
此去逢人如有問但言風急浪花龕正己亦獻偈曰
鍼芥相投宿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
事萬里長安到不難 東明遷得法於慕喆晚居瀉
山真如菴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
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曰釋迦老子好與

三十棒僧曰何故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
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
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 明辯佛眼法
嗣住安吉州道場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室中嘗垂
問學者曰貓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
犬吠又曰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作達磨贊曰昇元
閣前懨懨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
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道行一見
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替可以坐斷天
下人舌頭自是衲子奔湊一日葛待制勝仲携客造

辯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滾滾不已辯若不聞
仲疑而問曰師謂何如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
制仲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仲欣然曰
須是和尚始得辯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
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
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
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跌
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舍利塔於仙人山 朱熹字元
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
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年十八從劉子翬

游翬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烹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嘗曰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

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甚是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又曰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然熹恨釋氏末流輒昌言排之晚年目盲嘆曰六祖真聖人也

劉子翬字彥冲號屏山黎宗杲示法語曰這箇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處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翬作十論或問朱熹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熹曰他本是釋學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後翬得微疾卽謁家廟與親朋訣論修身出世之要居兩日而歿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魁多士幼嘗夢游天台石橋看一石碑有神僧數百出迎指朋示衆曰彼前身巖首座也曾寫此碑後

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一日問道行曰先佛說法觀根發言依言立義禪門乃撥去文字謂至道不可以理求真理不可以識解旣撥去文字復刊藏教流通何耶行曰經是佛語以心爲宗心若不明惟認佛語欲以理求識解譬如說食終不能飽

丙寅淨曇禪師入寂

保寧璣法嗣
臨濟第十世

淨曇號無竭得法圓璣出世住育王紹興丙寅夏辭衆檀歸付院事四衆擁視曇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欄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

收足而化闍維舍利如露而下 泉州尊勝有朋嘗
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
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琦跡未及闔心忽領悟琦
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曰不敢貴耳賤目曰老老大
大何必如是曰自是者不長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
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曰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
更道來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
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曰這裏且
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朋便喝琦曰這座
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曰再犯不容琦拊掌大笑

蘊能初參大滙璿璿問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曰
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得瞻慈相
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能提坐具
繞禪床一匝璿曰不是這箇道理能趨出一日璿爲
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
璿曰菜刀子曰爭奈受用不盡璿喝出次問能黃巢
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能亦豎起拳璿曰也只是菜
刀子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璿曰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宗印亦璿嗣住山後一日
普說罷召衆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

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
作夢歸去來今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祖元禪師住能仁

祖元初住連江福嚴菴紹興己巳春移住鴈山能仁
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
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 法忠以荷負宗教爲己
任然亦不恡去留故自勝業至大瀉遷五刹復住黃
龍紹興己巳太尉邢孝揚施金爲造壽塔於薌原洞
纔畢工方丈後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忠顧之笑曰吾
將行矣索筆書偈云六十六年游夢幻中浩歌歸去

撒手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遺範言訖
瞑目而寂 正賢潼川陳氏子習經論過目成誦義
亦頓曉時稱爲經藏子出蜀歷叅尊宿後扣清遠一
日入室遠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賢頓悟遠
曰經藏子逗漏了也自是與賢商確淵奧因手書真
牧二字授之己巳住南康歸宗 道震初從子淳遊
得洞上宗旨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
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向著靴衫淳深器之
然震自以爲礙棄依善清一見契合日開藏經一夕
聞晚叅鼓罷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清

望見卽爲卽可尋出世三遷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
已已有律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
承宣王繼先書達洪帥堅命震住持旣而主事請致
書謝繼先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况吾
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恧縮而退 李邴字漢老任城
人官翰林學士後拜叅知政事醉心祖道有年聞宗
杲力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杲觀聽值杲方示
衆舉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
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
州關爲什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茅長短

燒了方知地不平邴忽領悟謂杲曰無老師後語幾
合蹉過別後以書咨決杲答書畧曰示諭自到城中
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無拘滯之情亦不
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
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
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
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
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
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
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後邴病將革以

偈寄彌光曰曩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答曰胡床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入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那得報闕罷而逝 吳偉明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真歇得自用三昧爲極致嘗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宗杲見之笑曰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明遂至長樂隨衆入室杲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又爲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若依此引證謂無

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明聞之心疑當晚入室杲問侂子無佛性話明纔擬答杲便打遂留咨叅一日杲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忽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杲證以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彌光問杲據頌了得生死否曰了得了不得問取元昭處及光往訪和偈曰通身一串金鎖

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顛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復送書杲曰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杲曰大眾且道說箇甚麼咦疑殺天下人 劉子羽字彥修出知永嘉問道於杲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恁麼看羽後乃於栢樹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庚午 佛智端裕禪師入寂

圓悟勤法嗣
臨濟十二世

端裕住育王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請遺訓裕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

目睛舌齒不壞舍利無算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適外歸獨無所獲翹誠哀請方與客食咀嚼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成都范縣君婺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克勤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勤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縣君泣告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勤曰却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縣君於此有省乃曰元來得恁麼近那 梓會開居士叅慧遠禪師

紹興辛未曾開叅慧遠問如何是善知識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曰爲甚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曰侍即曾見善知識否曰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開擬議遠震聲便喝開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遠召曰侍即向甚處去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槩知府葛郊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耽心禪悅初謁無菴全究卽心卽佛話久無契入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曰居士太無厭生適慧遠來居劍

池郊舉全語請爲衆普說遠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逐一曰全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郊豁然而省說偈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卽遣書呈遠遠報曰此事非紙墨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也遂復謁遠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郊禮拜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郊乃頓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淳熙八年感

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
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
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
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壬申景深禪師入寂

寶峯照法嗣
曹洞第十世

景深住智通紹興初歸寶藏巖以事民其衣壬申二
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衆仍說
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癸酉印肅禪師住慈化

紹興癸酉印肅住慈化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
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
化檀那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
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
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矣遂示衆李公長者
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
湯沃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菴老人
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克塞虛空
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
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

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
殊普賢與我同叅不動道場遍周法界悲涕歡喜踴
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
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淨即生實相
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
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一日舉似心齋
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
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肅題云據宗眼看來句
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強占二詞調曰

解佩令明眼人覷着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
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
物比况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着
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
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
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匝千圍但只這孤
圓心月不指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
老秣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鬼消膽裂惟普菴迴
然寂滅 馮楫禪學精深晚年專修淨業率道俗作
緊急會後知卬州所至宴晦無倦有偈曰公事之餘

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癸酉秋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辰已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問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漕使請曰安撫去住自繇如此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楫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楫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殘燬捐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有偈曰我賦耽癡癖視財等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給惟將贖

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日寧免生死無

甲戌宗杲禪師寄頌曇華

初曇華叅克勤勤入蜀指見紹隆未半載間通徹大法出世妙嚴歷遷名刹兩住歸宗宗杲在梅楊見華垂示語極口稱嘆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曉瑩字仲溫得法宗杲歸憇羅湖杜門謝客因追憶疇昔叢林聞見或得於尊宿提唱或得於斷碑殘碣

歲月浸久慮其湮墜遂會萃成編命曰羅湖野錄

丙宗杲禪師住阿育

宗杲在衡陽士大夫數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紹興庚午遷梅楊六年間遠近攝化乙亥冬蒙恩自便丙子春離梅楊至潮州張九成自南安放還守永嘉杲維舟俟之既見劇談宗杲未嘗一言及往事時成有甥于憲者侍舅歸新淦成令拜杲憲曰素不拜僧曰汝試扣之憲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杲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於聖賢打頭一着不鑿

破曰師能爲鑿破否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成顧憲曰子拜何辭丞相張浚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計氏名法真臥疾將亟曰妙喜老師今不復見也老婆有私恩未報浚凡三走价之宜春趣杲及至已捐館矣浚曰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報德之私遂館光孝寺之東堂初法真少寡居屏去紛華蔬食禮誦杲遣道謙過浚真問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因舉杲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且令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妙用真

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杲有曰
日逐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杲見而肯之 道顏號止菴久叅克勤微有省發洎
勤還蜀囑令依杲仍以書致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
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顏
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丙子杲過九江守請住圓
通三辭不獲因舉顏補其處詔杲住阿育王山十一
月杲至明州開堂說法暴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
具舉冠於今昔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嘗問道顏曰
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顏曰還問不知有栻

曰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然有省
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
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顏肯之後栻方疾革
定叟求教栻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
而逝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丁丑天童正覺禪師入寂

丹霞淳法嗣
曹洞第十世

正覺住天童前後三十年洞上一宗大著丁丑九月
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令諤與之言別十月七
日還山翼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
筆作書遺育王宗杲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

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
顏貌如生詔謚宏智塔曰妙光 淨慈慧暉初叩真
歇微有所證後謁正覺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
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
往聖僧前燒香而覺適至暉見之暉明前話次日入
室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詰之暉
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無滯覺許爲室中真子

寅宗杲禪師開法徑山

紹興戊寅宗杲主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杲年
七十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室中嘗舉竹篋問僧曰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
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
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
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杲便打
趁出有僧奪却竹篋杲曰奪却竹篋我且許你奪却
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
饒你道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
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
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
長老云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

人納物事杲曰你譬得極妙我真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得得竹篋子話近禮侍者默究竹篋話無所入求指示杲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剥了送在你口裏只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後又問前日吞底荔枝只是你不知道滋味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杲肯之了明秀州陸氏

子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初宗杲謫衡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旣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桮棬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復僧及住育王明嘗在麾下杲室中不許衲子下喝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杲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明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

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杲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
罰當日堂供一中明見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
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
明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退杲大駭入室
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明曰你這肥漢如是
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
舒州投子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杲住徑山
明來供施及飯大眾洎歸長蘆杲送以偈曰人言棒
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
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犴能作獅子吼孰

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德光新喻彭氏
子母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旣生乃祖曰吾家世積
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名德光相者曰是子伏犀
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
忽然通解曰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
具餘悉以予其族剃染游方初叅吉禪師吉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
次日詣方丈請益旣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
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

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光於是有省
自是徧叅五十餘員善知識終不自肯適宗杲領育
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與焉杲舉喚作竹篋則觸不
喚作竹篋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
卜度速道速道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
第幾箇光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因頂
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
悟遽告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偕往
閱夏暫至蔣山省墨華稱賞不已移書與侍郎李
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挿翅留月餘而

歸杲說偈以頂相付光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
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 宗杲住徑山謁張九成
於慶善院成問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也杲舉
圓覺經曰繇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
如鏡中像成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成後設心六度
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
糲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盃悉變爲乳作偈
頌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
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
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

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又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藕膠粘着翻身直上堦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成生平一皮履闕裂亦不易衣服飲食麓惡尤甚或問性耶抑愛惜不

妄用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從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役役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肥黃彥節居士叅宗杲禪師

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叅宗杲於一喝下疑情頓歇杲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筵話至葉縣省近前奪得拘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瞻節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金國教亨任

城王氏子先是汴京慈濟寺有僧名福安山居任城有年一日齋於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於女弟馮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亨母劉氏亦夢安來求寄宿是日亨果生拳右拇指同業聞之往問安公無恙亨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嘗獨臥空室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其母驚顧襁褓聲猶囁嚅自幼不苟葷惟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相者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叅鄭州寶公久無所入一日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驚曰師兄此河

津也亨下馬悲喜交集歸舉似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耳曾看日面佛公案否亨笑曰兒時已念得曰我只教人叅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叅去一日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飛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遂印可曰吾謾汝不得也出世五坐道場後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住濟州普照方丈後叢樹蘄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眾質曰和尚佛法將大振乎不數日奉旨主慶壽三年退居缺門河南知府請居少林徜徉嵩少者數年忽杜門謝客已卯

撰述

秋七月日謂衆曰汝輩各宜著力索筆書頌畢寂然而逝茶毘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亨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

辛巳龍舒居士王日休述淨土文

王日休字虛中號龍舒爲國學進士端靜簡潔博通群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一意念佛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紹興辛巳述淨土文十卷刊行於世刊時

舍利流出於板 印肅住南泉有蜀僧道存曾謁踈

山得悟特往愍道者處印證徧歷諸方求友罕有其人辛巳冬月冒雪到南泉肅一見喜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存曰師再來人大興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一頌而別肅亦隨後一句加三句遂成人頌存曰庭前雪子落紛紛總是吾家人道門行人到此宜迴首免使從前業浪奔三世諸佛同此路百千方便一乾坤淨人若信平常事有山翁樣子存肅曰庭前雪子落紛紛妙觸宣明應普門不是藥山無用處權令龐老警兒孫總是吾

家入道門無說說中聞不聞步步透關田地穩須彌
蹕跳撞崑崙行人到此宜迴首此物元來處處有除
非自己肯承當方信境緣無好醜免使從前業浪奔
直入圓音普眼門賓主歷然誰委悉不是通方莫與
論三世諸佛同此路天無門今地無戶森羅萬象一
光吞歷劫不曾少鹽醋百千方便一乾坤得者還須
皂白分珠體未明成五色舉頭鷄子過羅村淨人若
信平常事穿過髑髏連孔鼻多中了一一中多城東
老母難迴避自有山翁樣子存家傳祖代沒分文南
北東西無別有光明遍照獨爲尊

壬午孝宗賜宗杲法號

辛巳宗杲退居明月堂壬午孝宗卽帝位詔問佛法
大意賜號大慧禪師 妙總受大慧心印名聞諸方
紹興壬午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爲施者總說偈
受之遂祝髮披緇

癸未應菴曇華禪師入寂

虎丘隆法嗣
臨濟十三世

曇華晚住天童遠近奔湊時宗杲主徑山叔侄相望
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隆興元年六月日臨終
或問所偈世偈爲請華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
耶區區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華於普說小

叅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服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叅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死嘗領徒典刹者俱晦匿名跡以得萬巾鉢爲幸至於行業高潔每當住持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而纖毫不可意即飄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至如旣蛇戀窟勉勵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寂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密菴咸傑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行脚徧叅知識後謁曇華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責一

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華領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蹂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烏巨遷祥符蔣山華藏又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曇華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華見喜其脫畧侍卽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居士幼閱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曇華說法於明

果浩投誠室華搃其胸曰侍卽死後向甚麼處去
浩駭然汗下華喝出浩退叅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
寄同叅嚴康朝曰門有孫臆舖家存其贅妻夜眠還
朝起誰悟復誰迷華見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叅
華頗自負浩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
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大慧宗杲禪師示寂

圓悟勤法嗣
臨濟十二世

宗杲住徑山隆興元年七月日示微恙大衆力誦末
後垂訓杲囑曰老僧來日無多汝等侍吾之令宜各
隨所緣以佛法爲念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懇切

衆皆悲感十四日夜有大星隕於寢室之後流光有
聲杲聞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二日凌晨法鼓震裂
九日學徒環擁杲以手搖曳曰吾翼日始行至五鼓
親書遺奏及丞相張浚等書以外護吾宗爲囑仍示
叅徒曰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儀小師不得披麻
慟哭恐混世俗又口授諸嗣法云吾自夏及秋不美
飲食雖無甚疾苦而幻體日見羸劣蓋世緣止於此
也汝旣應緣一方宜堅持願力以報佛祖恩是吾之
望臨行以數語爲別各宜委悉及了賢等請偈杲厲
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衆復哀懇乃不得已書偈付

了賢呈大眾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
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壽七十五夏五
十八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龍神戴白鳥獸哀號孝
宗製讚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謚普覺塔名寶光所賜御
書建閣以藏全錄八十卷詔入大藏流行 蔣山善
直初叅杲於回鴈峰一日杲問上座甚處人曰安州
人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杲
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直打筋斗而出杲
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 了明住長蘆及宗杲化

孝宗詔明補其處一日陽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
緩行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翼日明
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
望明與夢中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竝炷香作禮
茶罷首言願大王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
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齋畢便出更無他
語時內外聞傳施莊一事達於帝聽會王入朝帝曰
聞卿捨蘇州莊與徑山朕當爲蠲賦稅王謝恩歸次
日以書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二日前先已坐化矣
自是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明在前語

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王卽以莊隸本山其疏畧曰特來謁郡王故意丁寧說冷處着把火大家相煖熱兩堂坐禪僧真箇修行徹心源湛如水脊梁硬似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又偈曰做事須還烈漢拈起筆來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甲申印肅禪師隱居南山

印肅住慈化遠近奔趨絡繹於道有人赴總管府首肅爲妖者府守李姓善雷術遂乘便道抵院謂肅曰借汝壇場施吾法事意欲驅雷以滅肅行之三日不

應守抱慚辭去肅曰將天鼓相送遂以拄杖向空指畫雷聲大震電電交作守乃投誠懺悔自後朝謁益衆人事旁午隆興二年秋肅恐魔惱乃以院事付其徒圓通任之潛往南山入定歷歲餘人無知者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甲申論成行於世

乙酉印肅禪師還慈化

印肅隱居南巖楚人丁驥劉汝明因夜立望見南巖上毫光燭天曰此必師所居也於是次日相與披荆棘捫藤蘿討路至肅處但見龍吟虎嘯響震崖谷二人及從者皆驚怖肅叱畜生且化身來休驚檀越俄

撰述

僧伽羅刹

三十九

有二童侍側二人固請還寺教化衆生肅遂還慈化

丙戌道昌禪師住淨慈

道昌住靈隱丙戌淨慈虛席孝宗詔昌主之

亥德光禪師住天寧

德光自受心印名稱奕奕乾道三年李浩分符天台與光論道相契遂延住鴻福及遷天寧衲子雲集

丑普菴印肅禪師示寂

牧菴忠法嗣臨濟十二世

印肅住慈化隨宜說法至於廣津梁崇塔廟伐怪木毀淫祠鬼神莫測其變化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肅當空畫曰還會麼曰不會曰止止不須說又嘗自贊

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拈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日書偈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

庚寅尼無着妙總禪師入寂

大慧果法嗣臨濟十三世

隆興改元舍人張安國守吳門適資壽虛席迎請妙總住持總受請大唱妙喜宗風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塋全身於無錫軍將山之東後遷平江虎丘鍾離松紹興中進士乾道庚寅奉祠吳門立寶積精舍畫九品蓮臺圖同會者

百人記曰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肆情而造愆勿倚壯而廢日瞻茲簡易法門能即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喻良能義烏人官太常寺丞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等集嘗賦蓮社詩云遠公結社事清修永獻宗雷竝俊游千古空餘舊名字白蓮零落不勝秋前身我是比丘身處處名山有宿因何日塵緣都掃盡重爲香火社中人

辛卯慧遠禪師說法王宮

慧遠住靈隱辛卯正月二十日孝宗召對於宣德殿賜坐問如何免得生死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曰

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曰一切處不是如何曰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遠復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曰即心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上又問德山臨濟機緣遠一一陳之復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曰是那一句曰好語不出門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

本然曰得道者誰曰覺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子出家受具依車溪講席一日聞舉般若寂寥言下大悟曰如服一杯降氣湯又見慧覺讀指要至若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嘆曰世間文字語言皆糠粃耳出世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又遷祥符兩載以疾復反當湖一室蕭然人不堪之觀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秋丞相魏杞出鎮始蘇請住北禪天台寺入院指法座曰胸中一寸灰

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杞擊節不已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累官叅知政事篤信佛法每發願祈來世爲僧一日命丹青寫爲僧相揭之高堂請德光禪師作贊光贊曰身從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難忘故現比丘真相後杞將卒命諸子曰吾已去當爲我削髮著袈裟以僧相殮之諸子遵命以三衣一鉢投棺中

癸巳龍舒居士王日休往生淨土

乾道癸巳正月十日王日休往訪趙省幹借淨室云道業辦去時好乃書日課念佛積計九百十二萬五

百於壁又遍囑諸人勉進道業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夜來讀書罷如常禮念至三鼓忽厲聲稱阿彌陀佛號數聲云佛來迎我言訖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休向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

丙申佛海慧遠禪師入寂

佛果勤法嗣臨濟十二世

慧遠住靈隱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間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丙申忽示微疾果以上元揮偈

安坐而化偈曰拘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渡留七日顏色如生詔德光補住靈隱○東山全菴齊已邛州謝氏子法嗣慧遠蓮社道友請上堂云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龍鐘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着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錄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

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
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
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邦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
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
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覺阿日
本國滕氏子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屬商者自中
都回極言禪宗之盛阿即奮然航海而來袖香至靈
隱拜慧遠遠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
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
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

已五載某等仰服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
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
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
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明年秋辭游
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旋靈隱述五偈辭
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徧
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
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
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着故田地倒
裹幘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

堪笑靈山老古錮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箇囉囉哩遠稱善歸住叡山通嗣法書○行機號簡堂台州楊氏子年二十五棄妻孥出家晚叅景元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一日看斫樹倒地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住江州圓通陞座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淳熙丙申冬歸

住平田○淳熙三年冬孝宗召德光入對選德殿問佛法大意留禁中觀堂五宿賜號佛照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

丁酉松窓居士錢端禮入寂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窓從景元發明已事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行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僧請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奏泊不

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庚子德光禪師住阿育

德光住靈隱淳熙七年遷住阿育○楚明嘉州李氏子初謁克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明豎起拳勤

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明以拳便打勤亦舉拳相交笑而出復謁宗杲杲問甚處來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杲深肯之會勤歸蜀明依安民而大悟出世住雪竇淳熙七年孝宗召明入對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曰但聖人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治出世間法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

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之際此爲殊勝曰非獨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言曰朕意亦謂如此上又曰老莊何如人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

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賜號寶印即日詔住徑山○上嘗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

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爲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惟仁爲大老子之所爲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徧舉

所舉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惟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寅可觀法師入寂

天台宗

可觀住延慶復歸當湖竹菴壬寅無疾而逝茶毘烟所到處皆舍利壽九十一臘七十八嗣法弟子宗印

即北峯

鹽官陳氏子年十五具戒叅學得竹菴之道隱

雷峯毛氏菴住華亭普光秀州德藏復遷華亭超果
蘇之北禪移天竺靈山嘉定六年行化十二月日至
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右脇而逝

癸卯楚明禪師序圓覺經註

孝宗註圓覺經癸卯二月遣中使賁賜徑山楚明作
序刊行明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
轍中爲物啓途轍撥開千嶂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
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
亦無紅爐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上覽之
大喜○尤袤字延之梁溪人舉進士聞釋氏出世法

見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熹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
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上臨軒遣曰南台有何勝
槩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
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袤執拳曰臣有金剛王
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賜之○趙渢字文孺自號
黃山東平人舉進士性冲澹學道有所得仙和尚坐
脫渢題曰識得從來覺性圓西歸隻履更偷然永嘉
穩步曹溪路臨濟飽叅黃檗禪桶底脫時無一物機
輪轉處有三玄火中留得一莖草依舊光明爍大千
戊申楚明禪師退居別峯

楚明住徑山淳熙戊申請老賜退居菴名曰別峯○
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幼落髮謁國清寂室光酒
然有省次謁大圓圓問甚處來曰天台來曰見智者
大師麼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
蹉過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
門拊策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領之往豫章謁
天游道經雲居風雪寒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
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游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
來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靶
韌曰向上事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曰蘄然超

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戊申詔住徑山

庚戌寶印楚明禪師入寂

華藏民法嗣
臨濟十三世

楚明退居別峯十一月到寺見智策與之訣別策問
行日明曰水到渠成歸別峯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
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敕謚慈辯塔曰智光

壬子塗毒智策禪師入寂

湛堂準法嗣
臨濟十一世

智策住徑山壬子七月日將入寂陞座別衆囑門人
以文祭策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
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
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

癸丑 德光禪師住徑山

德光住阿育紹熙四年正月日詔遷徑山光力辭上曰朝夕相見耳再對便殿進宗門直指

乙卯 德光禪師還阿育

德光住徑山慶元元年春再三懇請還阿育王山詔從之○左丞范冲字致虛繇翰苑守豫章過圓通旻問曰冲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冲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冲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冲佇思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冲豁然有省○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

旻曰某日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麼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厚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厚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揮扇兩下厚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諫議彭汝霖手寫觀音經施旻旻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曰此是某親寫旻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霖笑曰却了不得也旻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曰人人有分旻曰莫謗經好曰如何即是旻舉經示之霖拊掌大笑曰噯

旻曰又道了不得霖禮拜○中丞盧航與旻擁爐次
航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
聲揖曰看火航惡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
子旻喝曰放下著航應諾諾○左司都貺問旻曰是
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曰全身入火聚
曰畢竟如何會曰驀直去貺沉吟旻曰可更喫茶麼
曰不必曰何不恁麼會貺契旨曰元來太近旻曰十
萬八千貺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
離當處旻曰咦猶有這箇在貺曰乞師再垂指示旻
曰便恁麼去錯是鐵鑄貺頓首謝○學士葉適字正

則號水心嘗以佛書修項太多相友處亦不少往問
石巖璉璉曰佛以戒定慧爲宗心境不感諸緣水流
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真要在千差一照事理渾融
日久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
外原無別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及也適自是知歸
○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遍叅宗門晚節一意西方
慶元乙卯秋八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
圍繞說法佛云諸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
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
無滅無生蓮花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丁巳崇岳禪師住靈隱

崇岳號松源龍泉吳氏子年二十三棄家叅宗杲於徑山杲陞座稱曇華爲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旣至入室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華華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岳曰鈍置和尚華厲聲一喝自是朝叅夕扣華大喜說偈勸使祝髮旣受具乃徧歷江浙老宿入閩見安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聾岳曰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友永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于爲人不

得驗人不得岳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岳遂別去後之衢州見咸傑隨問即答傑微笑曰黃楊禪爾一日傑入室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鋒不可觸出世平江澄照嗣密菴屢遷名剎慶元三年靈隱虛席孝宗詔岳補處○安永號木菴閩縣吳氏子叅叕需一日入室需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

隨後便喝永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需許之後住福州鼓山○元聰福州朱氏子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三年自雪峯被旨遷住徑山○師範字無準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甲寅冬受具戒乙卯出游至成都坐夏有老堯首座者晤堂高弟範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語有省丙辰辭去謁德光於育王光問何處人曰劍州人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光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因範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

子目之未幾謁松源於靈隱肯堂於淨慈後謁祖先於平江西華秀峰有純顛者入室次橫譏不讓先打至法堂且欲逐出範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先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聲範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先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先游石笋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先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範在侍旁平生礙膺之物頓釋住後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甚麼三人證龜成鼈○祖先號破菴廣安人姓王氏密菴

傑法嗣學士張鑑捨宅建寺曰慧雲請先開山上堂
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
脫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
難○肯堂名彥冲於潛盛氏子道顏法嗣○張鑑嘗
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邈去箇賊
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陸游字務觀
官待制封渭南伯自號放翁叅崇岳問曰心傳之學
可得聞乎岳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游領解呈偈曰
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
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戊午笑翁妙堪叅淨全禪師

妙堪慈谿毛氏子出家受具初叅崇岳次謁淨全言
下領旨全越州翁氏子字無用大慧杲法嗣

庚申崇岳禪師退居東菴

崇岳住靈隱六年法道盛行慶元六年年上章乞老帝

許之退居東菴

壬戌松源崇岳禪師入寂

密菴傑法嗣
臨濟十五世

崇岳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倡道猶不少廢嘉泰二年
八月日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
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移

書嗣法弟子先睦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
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踟蹰而逝

癸亥佛照德光禪師入寂

大慧果法嗣
臨濟十三世

德光住育王謂產薄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
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穀五千創數椽以自處號曰
東菴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三年
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五問左右曰今日月
半也左右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
二十日早集衆叙別皆法門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
浴更衣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

說破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菴後勅謚普慧宗覺塔曰
圓鑒○周必大字子克廬陵人拜右相封益公撰光
塔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見或未盡偉
哉光公宿習戒定頓入悟門遂傳心印福慧兩足行
解兼進巍巍孝宗見聖繇聖與師晤言謂發深省晚
歸東菴不倦接引八十三年報緣已竟勿云鏡明昔
現今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用谷虛有叩隨應十
方皆空何論銷殞摘葉拈花繫風捕影持問塔中解
頽微哂又曰法不孤起道不虛行續佛慧命必有其
人其人謂誰佛照禪師是也

撰述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八終

華亭居士朱時恩施贊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八卷計字一萬八千二百六十
沙門夷白對 會稽馬存預書 之楮刻
癸酉孟春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九 爲字號

甲子

宋寧宗嘉泰四年起

乙丑

宋改開禧

戊辰

宋改嘉定

己巳

金大安

癸酉

金貞祐元年

丁丑

金改興定

癸未

金改元光

乙酉

宋理

宗寶慶元年

戊子

宋改紹定

癸巳

金改天興

甲午

宋改端平

丁酉

宋改嘉禧

辛丑

宋改淳祐

癸丑

宋改寶祐

己未

宋改開慶

庚申

宋改景定元世

祖中統元年

癸亥

宋理宗景定四年

止

乙丑 佛光道悟禪師入寂 法嗣 白雲海

金道悟蘭州寇氏子年十六自願出家父母不聽乃

不食數日遂許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宿於轡子店

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

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母於橐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曰我是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海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悟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孟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悟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悟與要言而

釋之數十年路不拾遺人以此益信是汾陽王云悟自後化行遠邇甲辰海遷寂悟出世鄭州普照復遷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纔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臨洮大勢寺開圓覺經陞座偶曰此席止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日晚叅翼日早盥嗽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悟已臥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

午庚可宣禪師住徑山

可宣蜀嘉定許氏子出家受具叅安民悟肯訣嘉定
庚午詔住徑山遠近輻輳宣悲夫重趼而來者窮其
日力食息無所又於雙谿之上築室百間爲接待菴
濟其所不及宋寧宗嘗錫化城二大字賜號佛日

辛未錢象祖居士往生淨土

此菴元法嗣
臨濟世

錢象祖字公相號止菴錢塘人叅護國景元元曰欲
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
也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曰本自無瘡勿傷之
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專修淨土創止菴高僧寮
爲延僧談道之所嘉定元年拜左丞相辭歸益進淨

業四年二月示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
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
三日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怖歿不生天不
爲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皆定國號省
齋爲州學諭專心念佛讀淨土諸經每月三八集僧
俗諷經念佛嘉定四年夢青衣童告曰佛令召君三
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念佛坐化○真德秀字
景元累官叅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深於禪學嘗云
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
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

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
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
諸根皆脫於一彈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
○陳貴謙官樞密使答真德秀問禪書畧曰承問話
頭合看與否以其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
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祇因背覺合塵念念生滅佛
祖方便令咬嚼無義味語然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
方爲究竟此雖人人本有但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
煉終不明淨○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往
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

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問隣寺長老有道價特往
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節嘆曰汝能
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僧
節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節自號倚松道人嘗勸呂紫
微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
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
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床趺坐
究幡風○劉昉字中明初爲丞相府史積勞出爲左
殿直已而嘆曰爲吏良苦吾將清吾中局脫屣塵垢
之外遂往惛州棲止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曰吾然

膏油於如來前三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之子以身爲槩以戒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所稱然燈佛也居百日別去後於南康伽藍尸解有里人至東都見昉葛裘賣藥於市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陸沅號省菴任福建提舉居嘗持法華經晨起卽澡浴焚香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又嘗閱大藏叅究少林心宗○修撰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十釋詠其達磨

詠曰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李純甫字之純別號屏山承安中進士性嗜酒中歲始學佛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奧嘗賦雜詩云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踵混沌古猶今黑曰無真色宮商豈至音維摩嬾開口枝上一蟬吟空譯流沙語難叅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玉犬吠雲邊仰嶠圓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僧穿所著有鳴道集說凡二百十七篇

丁藏叟善珍禪師入寂

妙峯善法嗣臨濟十五世

善珍字藏叟泉州呂氏子落髮受具謁妙峰善於靈

撰述
隱入室悟旨出世里之光孝歷遷名刹後住徑山嘉
定丁丑五月日入寂壽八十三夏六十

印簡侍中觀沼禪師

印簡字海雲寧遠宋姓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
經開宗明義章簡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
是禮中觀沼爲師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乃聽衆問
誨之曰汝向後把文字語言一一掃除惟身心若枯
木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大死一場休
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方與吾相見簡受教習
定一日扶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

承誰力汝作麼生會簡將沼手一掣沼曰這野狐精
簡曰啗啗沼曰更須別叅年十三元兵破寧遠見簡
俾歛髻簡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旨如故年十
八元兵再下四衆逃散簡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
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逃遁簡泣曰因
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陰囑
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與子俱北渡矣城降元
帥史天澤載於黃犢車經年至赤城

庚辰中和璋禪師傳法印簡

庚辰五月日中觀沼將遷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

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
不見客曰師幾時行曰三日後至六月初一果無疾
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供養沼旣歿印簡乞食看塔
一夜聞空中召簡名簡瞥然有省乃遷入三峯道院
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母滯於此黎明策杖之
燕過松舖值雨宿於巖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
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
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曰雲收幽谷曰何處
去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孟八卽便恁麼去也簡諾
諾趨出過洵州遇宿儒張子真問上人何不安住簡

曰河裏無魚市上取初沼臨終簡問某甲當依何人
了此大事沼囑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
省前識於是徑謁中和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
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
令來見老僧及晚簡至璋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
者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叅須實叅悟須實
悟莫打野榎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曰
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邊皮
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

實主歷然汝作麼生會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
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
簡便掀禪床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曰
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璋打一拂子曰
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
一溪雲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曰流水自西東落
花無向背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簡堅起
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璋曰如是如是簡拂袖
便出明日命掌記復以向上鉗錘勘驗應答皆契一
日謂曰汝今已到大安樂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

法眼藏祖師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母令湮沒簡掩耳
而出卽授以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
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癸未萬松行秀禪師評唱天童頌古

元移刺楚材晉卿初叅聖安澄屢將古尊宿語緣中
所得者叩之澄間有許可者及晉卿罷官功名之心
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訪澄澄多翻案不然所
見晉卿甚惑澄從容謂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
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
鉗錘耳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

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君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君可見之於是晉卿謁松杜絕人跡屏斥家務廢寢忘餐者幾三年松始爲印可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自後晉卿扈從元帝至西域因貽書松請誦唱天童頌古百篇開發後學間闢七年癸未始成松名行秀雪巖法瑞嗣曹洞宗真師範禪師住徑山

師範自得法祖先後歷主名刹紹定庚寅詔住徑山住二十年號法席全盛○至溫字其玉號全一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年十五叅萬松博

記多聞論辨無礙松命爲侍者凡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待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長溫一歲少時相得歡甚忠厭世故思學道溫勸之爲僧後忠爲元世祖知遇薦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憲宗命印簡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劉秉忠字仲誨瑞州人曾大父任邢州節度副使遂爲邢人風骨秀異志氣凌爽不羈家貧爲節度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

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巖谷間草衣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照招致爲僧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值印簡被召過雲中要忠與俱旣至謁世祖於潛底應對稱旨世祖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忠嘗讚之以天地好生爲德佛氏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辛卯印簡禪師說法大慶壽

印簡住大慶壽寺一日於廊下逢數僧簡問第一僧曰那裏去曰賞花去簡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曰禮

佛去簡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曰那裏去簡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簡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曰覓和尚去曰覓他作麼曰待打與一頓曰將什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打四下曰這掠虛漢衆皆走簡召曰諸上座衆回首簡曰是什麼

乙未妙峯善禪師傳法宗鑑

宗鑑廬陵王氏子自號友雲從幼喜學禪坐世網不能羈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叅方聞妙峯善闡化靈隱往依之善峻拒以驗其志久乃得叅堂勇憤自誓越三白如一日端平乙未佛涅槃日善

上堂拈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云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蓋於言下大悟○印簡住慶壽孔子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渡河謁簡請復曲阜廟祀簡爲言於忽都護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此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命復襲封爵簡復以顏孟相傳孔子之道及習周孔儒業者令其子孫不絕亦皆獲免差役○余居士古杭人號放

牛居士宋淳祐間叅無門闍道者豁然大悟嘗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真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叅急悟又曰佛法如海皆從細流而入如人破竹纔透一節其餘皆迎刃而解不勞餘力予自小便有此志叅訪江湖名人與諸方禪者打一世口鼓自謂佛法止如此便都放倒了後叅見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便被他的劈面門截住連道不是不是退而思之許多年下功夫豈無歡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服無門道不

是不是及見臭菴遂扣之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予問兩字如何說曰不是不是予因此而知無門老人爲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灑着人予雖不敏被臭菴連狀領過抱屈不少因述是非關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照迴絕遮欄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又曰安吉州沈道婆問有因果否予曰有問參學人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有因果否曰佛法不順

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曰是非關有幾句曰有四句曰四句樣麼生舉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予曰你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隨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曰不問這箇風光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曰旣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曰

別有向上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馬蝗丁
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庚子道冲禪師住天童

道冲號凝絕武信荀氏子少長從進士葉棄受釋氏
學游成都習經論以名相厭人復棄去紹熙壬子出
峽回翔荆楚間時崇岳住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
飢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冲纔入門聞語有省叅
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
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冲復待行久之以偈辭游
浙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杭時

岳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閨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
岳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冲
聞其語徹見曹源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出世
嘉禾光孝遷蔣山遷雪峰嘉熙庚子詔住天童育王
虛席冲又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

壬寅護必烈叅印簡禪師

己亥冬復起印簡主慶壽壬寅護必烈迎赴帳下問
佛法大意簡初示人天因果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
地王生信心求受菩提心戒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
之法否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法境

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况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在乎政政不離心我釋迦氏安天下之法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惟恐王不能盡行也王大悅奉以師禮臨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曰信心難生今已生善心難發今已發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篤旣辭有一惡少年肆言謗訕以佛法不足信王欲正其罪專使曰簡簡回啓曰明鏡當臺地 曉白現神鋒在掌賞

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癸卯宗鑒禪師結菴佛頂

宗鑒自投機妙峰後辭歸峰囑曰深山裏結箇茅菴去淳祐癸卯登東山佛頂峰捫蘿披榛得修山主古寺基掃虎狼狐兔之跡以居焉木食澗飲夙夜危坐或雪寒無宿火啖昌歆數十度日口占偈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繼是稍疏泉壑荒以自給春炊樵給皆躬爲之久之學衆日集不數年轟然一叢席因襲舊

名榜曰龍濟清涼寺云峰寄法衣并自題肖像以付
鑒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篋三尺鑲只許佛頂
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秘訣鑒嘗書門以俟來叅曰除
却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
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鄭清之字德源四
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嘗作勸修淨
上文謂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
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
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
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裏一如者則

未免自纏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
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繇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惟
淨土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維諸惡莫作豈非戒
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花湛然豈
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
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
大自在不垢不淨無塵無脫當是時也孰爲戒定慧
孰爲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
也○吳潛字毅夫號履齋理宗朝拜相嘗謂僧曰昔
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

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
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
時是雜用心漚山問嬾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
云牧牛漚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
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
者看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庭
前柏樹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
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
地一下卽是富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
據也潛於法門得大自在臨終預知時至語人曰吾

將近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

戊申笑翁妙堪禪師入寂

無用全法嗣

妙堪住育王淳祐八年三月入寂壽七十二初道冲
住天童淳祐甲辰有旨移住靈隱居亡何伐鼓辭衆
歸隱金陵育王虛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
召冲於隱所三返卒不奉詔

已酉無準師範禪師入寂

破菴先法嗣臨濟十六世

師範住徑山理宗嘗召見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
簾而聽以所說法要示叅政陳貴誼誼奏云簡明直
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先是範去寺四十里

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一區爲歸藏所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已酉三月旦日陞堂示衆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晝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範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葬全身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道冲禪師住徑山

道冲隱居金陵淳祐己酉京兆尹趙公請冲開山於吳之法華冲將領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冲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乃幡然而起留法華踰月即登徑山

庚戌癡絕道冲禪師入寂

曹源生法嗣
臨濟世

庚戌三月道冲手書龕紀并遺書且曰無隼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說偈書贊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

當卽命筆書辭衆十四日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茶毘舍利五色者無數

癸丑祖欽禪師住龍興

祖欽住潭州龍興自叙五歲出家見本師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事十六爲僧十八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在雙林鐵櫬遠會下從朝至暮不出戶庭縱入衆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初看狗子無佛性話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這一念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坐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十九在

靈隱掛搭見妙峰善善死石田繼席頴東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司見處州來書記說道欽兄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叅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自不菴會下來不菴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話頭提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前面生涯都打失從朝至暮昏散交攻頃刻淨潔也不能得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的子遂移單過淨慈掛搭時與七箇兄弟結甲坐禪兩年不展被脇不沾席外有修上座漳州人每日在蒲團如箇鐵櫬子相

似地上行時挺起脊梁垂兩臂開兩眼亦如箇鐵樵子我要與親近說話東來西去西來東去如是二年更不可得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入手身上衣裳又破碎皮肉又消爍不覺淚流痛自鞭策曰從古至今悟道無數豈我獨無夙種乎且請假歸鄉自此一放都放了兩月後再來參假又從頭整頓一日在廊廡中經行忽遇修遠望之覺怡怡然自得遂近前問曰去年要與你說話你只管避我如何修曰真正辦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且曰即今昏散打併不去

修曰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柱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散來我便依他做工夫不覺昏散兩忘身心一片如銀山鐵壁三晝夜不交睫至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又遇修問你在此作甚麼曰辦道修曰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即欲歸堂坐禪又見首座謂曰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我被提這一句即便抽身歸堂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呈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喻不勝歡喜便下

單尋修修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
遂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
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
散亂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真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
不生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與我打併不合向這裏
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中夜睡着泯無
夢想時打作兩橛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
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
都錯會了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無意味難於下
口者又却都會不得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

遇入室陞座無一語打着心下事經教語錄上亦無
一句可解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又十年一日在天
目山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着向來所
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閤室
中出在白日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
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故若是
大力量大根器底人那裏有許多曲折德山見龍潭
於吹滅紙燭處便道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
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
地那裏有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

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
山招手便乃橫趨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叅箇事步
趨箇事須是有這箇標格具這箇氣槩始得若是我
說底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記者則候你平生欽又
嘗拈臨濟三頓棒公案至捋虎鬚後乃云臨濟被黃
檠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颯颯地暨乎末後向大愚
肋下築三拳間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以金博金且
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是同是別若
向這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
三要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甚婉脫丘後來白
雲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這一頌落在
黃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得出許你明大
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一頌東君有令不虛行三頓
烏膝太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猊

丁海雲印簡禪師入寂

中和璋法嗣
臨濟十六世

印簡住慶壽丁巳閏四月日說偈畢謂衆曰汝等少
喧吾欲偃息待僧急呼主事人至簡吉祥泊然而逝
茶毘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

戊午原妙立限學禪

原妙號高峰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纔離襁褓喜跌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游年十五出家雜染受具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元發思八土波國人秘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成誦遍咨名宿盡通三藏元世祖龍潛時發思八知真命有歸馳驛徑詣王府世祖特加尊禮戊午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詔發思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棄其學上大悅至元十八年奉旨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命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從倫長老下火倫舉火云憶

昔常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辨妍媸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推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蠹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黷惡語何可言哉無蒂任談實難備舉始自張陵杜撰不遵老子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始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切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短短絕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妄姜斌不堪齒錄張生焦革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闢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今定遣一時之辱滅賢良今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眼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陛下關刑歸正去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狂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

撰述

處覓天尊
急着眼看

已原妙參斷橋妙倫禪師

倫嗣師範師
濟十七世

已未原妙請益斷橋妙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
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
或發函忘扃鐺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
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

庚申原妙參祖欽禪師

祖欽寓北礪塔原妙特往參叩妙方問訊挿香欽便
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乃問已前做處妙一
一供吐欽當下悉與勦除令看無字自此日日參叩

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
不知其幾妙扣愈虔

辛酉祖欽禪師傳法原妙

祖欽遷處州南明辛酉二月原妙從徑山歸堂夢中
忽憶斷橋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
晝夜目不交睫至第六日隨衆詣三塔諷經擡頭忽
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
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至南明
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妙便喝欽拈棒妙
把住云今日打原妙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妙拂袖便

出翼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狗舐熱油鐺曰
你那里學這虛頭來曰正要和尚疑着欽休去

癸亥偃溪廣聞禪師入寂

浙翁琰法嗣

廣聞字偃溪侯官林氏子得度受具游方歷訪尊宿
後叅天童浙翁琰鍼芥難投自知未及再叅於雙徑
琰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
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琰舉趙州洗鉢孟話聞將
啓吻琰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氷釋紹定戊子出世
小淨慈歷遷名剎所至革弊支傾廣容徒衆景定四
年六月日入寂○浙翁琰台州周氏子幼岐嶷穎悟

邁倫徑山石橋散席詔琰補其處作維摩贊偈曰毘
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
這些毛病有誰知又嘗書懲私篇畧曰此書真闔老
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
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示於
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外幾如鴆毒住持
人與司其出入者纔沾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
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姜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
丈者非但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
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

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計算○原肇
通州潘氏子生而有異難染受具黎洲翁琰琰問何
處人曰淮人曰泗洲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曰今
日又在杭州撞着曰且得沒交涉肇徐曰自遠趨風
琰以肇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黎堂纔見便云下一
轉語來肇擬開口琰即喝肇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
首望長安琰曰這裏是什麼所在曰謝和尚掛搭始
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琰歿肇出世先孝歷遷名
剎以至徑山歲歉僧殘未幾樓閣臺霄雲衲踵至

○栴堂禪師山居詩

畧舉
十首

千丈巖前倚杖藜有爲須極到無爲言如悖出青天
滓行不中修白壁毗馬喻豈能窮萬物羊亡徒自泣
多岐霞西道者眉如雪月上敲門送紫芝 人間紅
日易西斜萬巧施爲總莫誇剖出無瑕方是玉畫成
有足卽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蔽心吐春風碧樹花世
念一毫融不盡功名捷徑在烟霞 白雲影裏呵呵
笑地老天荒更不疑樵徑有霜尋藥冷石窓無月了
經遲青羝夜雪憐蘇武黃犬西風嘆李斯千古青編
在天下流芳遺臭更繇誰 念念心心不得住胡爲
自抱百年憂虛空有體須親證定慧無門莫妄修睡

起碧天三丈日詩成青樹一聲鳩叢林大士分明說
會取橋流水不流與境不干諸境盡更將何事入
思量觀河不改初年見種菊惟期晚節香烟煖鹿眠
三徑草夜寒鴈叫一天霜憑誰說與貪癡客荒隴枯
骸曬夕陽心心已歇馳求紙帳卷雲眠石樓生
死百年花上露悟迷一旦鏡中頭人言見道方修道
我笑騎牛又覓牛舉足便超千聖去百川昨夜轉西
流太古淳風久未迴滔滔未劫轉堪哀素絲受色
離蠶口明月蒙塵出蚌胎無病空花寧翳眼有疑弓
影自沉盃何人死得偷心盡來共鋤雲共種梅無

爲畢竟無爲也畢竟無爲那處安玉軸曉開先佛偈
翠微晴掃古仙壇從他鑄印復銷印任爾彈冠與掛
冠直入千峰萬峰去人間謾說路行難我自將心
與我安從他迷悟不相干養來木馬追風惡放去泥
牛飲海乾念起萬途皆有礙理窮千聖透應難紅爐
焰上看飛雪剎剎塵塵海嶽寒擬將黃葉止兒啼
搔首碧天紅日低讒舌不磨銛似劍利心非酒醉如
泥堪嗟西社無人結却笑南華有物齊門外桃花錦
千樹分明畫出武陵溪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九

終

華亭居士張宏章肇開章甲章太練吳汝昌明甄
朱大紹共刻

佛祖綱目第

二十九卷

佛祖綱目第三
沙門夷白對
崇禎癸酉仲夏

會稽馬存預書

之桶ハケ

練吳汝昌明甄

崇禎癸酉仲夏

其

三